

全上古三代秦漢
三國六朝文

晉

第五
函十册

全晉文卷六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楚

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魏侍中資孫爲石苞鎮東參軍遷著作
佐郎苞爲驃騎復參軍事後爲扶風王駿征西參軍轉梁令遷
衛軍司馬惠帝初爲馮翊太守有集十二卷

雪賦

堯九載呂山棲兮湯請禱于桑林罔二聖呂濟世兮孰繁衍呂迄
今嗟亢陽之踰時兮情反側呂寢興豐隆灑雪交錯翻紛膏澤偃
液普潤中田肅肅三麥實獲豐年

藝文類
聚二

井賦

倚崇丘呂鑿井兮臨斥澤之淫洿苦行潦之滓濁兮靡清流呂自
娛乃喟爾而有感兮率鄰左之數夫脉厥土呂興作兮登甘醴于

玄虛體象圓川下貫五切幽泉騰涌津澤傍潤抱養而汲不設機
引繩彼淫飾安此璞慎俗尚其華我篤其信既處涅而不淄又磨
之而不磷雖矢之而無妄實游心于大順渴人來翔行旅是賴輟
耕息肩不期而會沈黃李浮朱奈雜狸首之班如飛清塵已洮汰
枕玄石已盥漱喜遨怡已緩帶

藝文類聚九
初學記七

笑賦

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由已得意爲至樂不
拘戀乎凡流會親戚于高宇結宗盟于綢繆所已交頸偃仰推匈
指掌亢洪聲于通谷順長風已流響氣參譚已相屬若將頽而復
往或頓蹠俛首狀似悲愁拂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攜手悲嘯噓天
長叫遲重則如陸沈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口頰圓合得乎機
要或中路背叛更相毀賤傾倚叵我雕聲迄乎日晏信天下之笑

林調諛之巨觀也

藝文類
聚十九

筓賦

并序

頃還北館遇華髮人于潤水之濱向春風而吹長筓音聲寥亮有感余情爰作斯賦

銜長葭已汎吹噉啾啾之哀聲奏胡馬之悲思詠北狄之遐征順谷風已撫節飄逸響乎天庭爾乃調脣吻整容止揚清臚隱皓齒徐疾從宜音引代起叩角動商鳴羽發徵若夫廣陵散吟三節白紵太山長曲哀及梁父似鴻雁之將雛乃羣翔于河渚

藝文類聚
四十四

韓王故臺賦

并序

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之故老云韓王聽訟觀也臺高十五仞雖樓榭泯滅然廣基似于山嶽召公大賢猶舍甘棠區區小國而臺觀隆崇驕盈于世已鑒來今故作賦曰

望韓王之故臺尋往代之所營雙闕隔已峻峙貫雲氣而上征歷千載而特立顯妙觀于太清篋丘陵之邐迤亞五嶽之嵯峩薄邯

鄆之叢臺陋楚國之章華邈岌巖已抗極豈岑樓之能加至乃宮
觀弘敞增臺隱天伐文梓于萬仞發玉石于三泉優倡角烏鳥之
聲蛾眉戲白雪之舞紛淫衍已低昂翳脩袖而容與

水經濟水注
二裁文類聚

六十

登樓賦

有都城之百雉加層樓之五尋從明王已登極聊暇日已娛心涇
渭泊已阻邁卉木鬱而成林晞朝陽之素暉羨綠竹之茂陰望秦
墳于驪山觀八陵于北岑青石連岡終南嵯峨鳴鳩拂羽于桑榆
游鳧濯翅于素波牧豎吟嘯于阡陌舟人鼓枻而揚歌營巷基峙
列宅萬區黎民布野商旅充衢杞柳綢繆芙蓉吐芳俯依青川仰
翳朱楊體象濛汜幽若扶桑白日爲之晝昏烏禽爲之頡頏百僚
雲集促坐華臺嘉肴滿俎旨酒盈杯談三墳而詠五典釋聖哲之

所裁

藝文類聚六十三引兩
條初學記五又二十四

相風賦

伊聖皇之高烈美治道之穆清兼乾坤之普覆齊三光之朗明猶
恭己已勞謙迄日昃而不寧慮聽政之有闕誠禍福于無形建殊
才于辰極樹相風于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鳥據其顛羽族翩
飄羅其側翔風蕭聊出其間

裁六類聚
六十八

菊花賦

彼芳菊之爲草兮稟自然之醇精當青春而潛翳兮迄素秋而敷
榮于是和樂公子雍容無爲翱翔華林駿足交馳薄言采之手折
纖枝飛金英已浮旨酒掘翠葉已振羽儀偉茲物之珍麗兮超庶
類而神奇

裁文類聚
八十一

蓮華賦

有自然之麗草育靈沼之清瀨結根係于重壤森蔓延已騰邁爾
乃紅花電發暉光焯焯仰曜朝霞俯照綠水潛細房之奧密兮含

珍藕之甘腴攢聚星列纖離相扶微若玄黎投幽夜粲若鄧林飛

鶴騶

藝文類聚八十二初學記二十七御覽九百七十五

杖杜賦

并序

家弟曰虞氏梨賦見示余謂豈曰梨有用之爲貴杜無用之爲賤無用獲全所曰爲貴有用獲殘所曰爲賤故賦之云爾

惟有杖之爲杜齊萬物而立生其質菲薄旣不施于器用華葉疏

悴靡休陰之茂榮昔在邵伯聽訟述職甘棠作頌垂之罔極

藝文類聚

八十七御覽九百七十三

茱萸賦

有茱萸之嘉禾植茅茨之前庭歷漢女而始育關百載而長生森

蔓延曰盛興布綠葉于紫莖鶉火西徂白藏授節零露旣凝鷹隼

飄厲攀紫房于織柯綴朱實之酷烈應神農之本草療生民之疹

疾

藝文類聚八十九

大四百三十五
小五十九

橘賦

朱橘甘美紫梨甜脆

御覽九百六十六

鶴賦

假使此鳥生自崑崙長于丹穴遊遨元圃縹霄之際

御覽八

雉賦

體沖和之淑質飾羽儀于茂林斑五色之文章揚噉噉之情音設密網于巖阿飛輕激之雲浮上無逃而弗獲下無隱而不搜遂戢翼已就養隨籠棲而言歸恆逍遙于階庭陰朝陽之威暉

藝文類聚九十

鴈賦

有逸豫之雋禽稟和氣之清沖候天時已動靜隨寒暑而污隆颺同集于曠野紛羣翔于雲中翳朝陽之景曜角聲勢于晨風族類阜繁數則千億迎素秋而南遊背青春而北息沂長川已鳴號凌洪波已鼓翼任自然而相伴窮天壤于八極

藝文類聚九十
一初學記三十

鷹賦 并序

郭延考與余厚其後從者講二鷹曰侍側郭邊人也好戈獵顧盼

心欲自娛樂請余為賦曰 御覽九百二十六

有金剛之俊鳥生井陘之巖阻超萬仞之崇巔蔭青松曰靜處體

勁悍之自然振肅肅之輕羽擒狡兔于平原截鶴鴈于河渚且其

為相也疏尾闊臆高髻圓顙深目蛾眉狀似愁胡曲觜短頸足若

雙枯摩則應機招則易呼背碣石曰西遊經馬嶺而南徂于時商

秋既邁歲在玄冥風霜激厲羽毛振驚爾乃策良驥服羔裘講青

骹戲田疇縈深谷繞山丘定心意審精眸獸馳厥足鳥矯其翼下

赴幽谿上翔辰極隨指授曰騰踊因升降曰畢力紛連簿曰櫻窠

遂陷首曰摧臆 藝文類聚九十一初學記三十御覽九百二十六

蟬賦

惟大化之廣御何品數之多名當仲夏而始出據長條而悲鳴翼

大四百五十四
小五十八

如羅纏形如枯槁終日不銜一粒激哀響之煩擾

藝文類聚九十七初學記三十

龍見武庫井上言

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于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廝役之賢没于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于傅巖望想于渭濱脩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淳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已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于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入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

晉書孫楚傳又見開元占經一百二

十引晉陽秋

奏廢九品爲大小中正

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先往代賢智呂九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耳而陳羣依之呂品生人又魏武拔奇決于曾臆收人才不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後得人今可令長守爲小大中正各自品其編戶也

御覽二百六十
五引孫楚集

奏論才

當今士子繁多略呂萬計當思官少才多無地呂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仕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若秀才答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通此乃雕蟲小道何關治功得人呂此求才徒虛語爾

薦傅長虞牋

楚聞騏驥不遺能于伯樂良寶不藏耀于卞和是呂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藝文類聚
五十三

謝賜障日牋

大恩賜鄣日其器雖小而禮遇甚宏昔衛縮賜六劔珍而不用楚

大四百九十六
小五十一

雖不敏且受而藏之

御覽六百八十七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曰銜璧全國曹譚曰無禮取滅載籍旣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曰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曰相覺悟昔炎精幽昧厥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竝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于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旣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凌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于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曰爲控弦十萬奔走足

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凌轆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
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
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
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
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
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
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
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
志厲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主上欽明委
呂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采入
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劔閣而姜
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
顙絳闕球琳重錦充于府庫夫號滅虜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

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
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
魏武侯卻指河山呂自强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
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
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
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呂來舟車
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
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呂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
自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呂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
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歷然改容祇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
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于今日
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
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充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遊龍曜路歌吹盈
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
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呂寒心夫
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
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己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石苞白

文選藝文類
聚二十五

與董京書

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

尼父頌

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
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
夾谷義獻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藝文類
聚二十

梁令孫侯頌

大五百五十六
小十七

於穆君侯英才宣朗神鑒將來思通既往受佐陝西臨我邦壤聲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于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慎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藝文類聚五十一

顏回贊

東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予猶考

藝文類聚二十一

管仲贊

管生彎弓與桓是讎駿奔從糾塊爲囂囚沐浴西郊鸞飛詹丘

初學

記十七

季子贊

季子聰哲思心精微立覽幽寤觸類應機

初學記十七八賢贊

莊周贊

莊周曠蕩高才英雋本道根貞歸于大順妻亡不哭亦何所懼慢

弔鼓缶放此誕言殆矯其情近失自然

藝文類聚三十六

榮啓期贊

榮公溫雅既怡既擇濁日徐清寂然澹泊援琴自娛詠此三樂眉

壽無疆惟德之宅

藝文類聚
二十六

原壤贊

壤之軻張絕滅禮教實交仲尼同機合奧聖旨之臧俗旨之笑獨

協區外孰知其妙

藝文類聚
二十六

白起贊

烈烈桓桓時維武安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南折勁楚走魏禽韓北

摧馬服凌川成丹應侯無良蘇子入關噉噉讒口火燎于原遂焚

杜郵與簫俱燔惟其歿矣古今所歎

藝文類聚
五十九

韓信贊

淮陰屈節盤于幽賤秦失其鹿英雄交戰踐楚知亡撫戈從漢遂

寤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擒項平難割據山川稱孤南面惜哉

大三百七十五
小五十五

遘疑一朝書叛

藝文類聚五十九

樂毅贊

樂生誕節實立弘度丹旄電麾秦韓景附威震濟西齊愍失據惠之不敏翻然高翥棲遲一丘呂保皓素

藝文類聚五十九

反金人銘

晉太廟左階之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胷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我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蹟罔深而不探理無奧而不鉤故言滿天下而無口尤夫唯言立乃可長久胡爲塊然生緘其口自拘廣庭終身叉手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爲濁夷柳爲清鮑肆爲臭蘭圃爲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于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棊陵遲禮敎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

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爲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于言爲蚩是呂君子追而正之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五百九十

石人銘

大象無形元氣爲母杳兮冥兮陶冶眾有一御覽

論屈建文

加遵之品菱芰存焉楚多陂塘菱芰所生父自嗜之而抑按宰祝

既毀就養無方之禮又失奉死如生之義奪平素欲建何忍焉御覽

九百七十五

王驃騎誄

道遙芒阿闔門不帷研精六藝採賾鉤微御覽五十六

故太傅羊祜碑

稟二儀之純靈膺造化之沖氣文爲辭宗行作世表遷黃門侍郎

受祕書監公筭滅吳之略呂爲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

大四百五十二
小四十三

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處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敵人之資于是江浦馳義繼負而至雖研精軍政用思滅敵然兼立學校闡揚典訓是呂摺紳之士鱗集仰化雲翔衡門雖泮宮之詠魯侯菁莪之美育才無呂過也銘曰

金德發曜惟公作輔肇造嘉謨建我民主不憚遺公俾屏聖皇哲

人其徂孰不增傷

藝文類聚
四十六

鴈門太守牽招碑

君體德允直才量高潔明鑒達于世變弘毅足呂致遠聿振鴻翼于袞塵之表卓爾先覺于擬議之前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爲刎頸之交俄而委質于太祖備遂鼎足于蜀漢所交非常爲時所忌每自酌損在乎季孟之間遷鴈門太守教民耕戰聽斷已情信賞必罰下服其命是呂夷狄窘迫罔知所安譬秋枯之隕晨風激雹之不及掩耳也伐叛柔服威震沙漠遺種遠迹萬里無煙

烈烈君侯文武允崇少兼七德翰飛撫戎名揚河朔威震漢中臨危運奇在難匪從迴旌東麾撫司徐青截彼降賊海岱曰平剖符

千里爲國干城

藝文類聚五十一初學記十八

和氏外孫道生哀文

嗟爾道生何氏之寶玉顏豐下曜于懷抱暮春而育孟冬而夭二十三日奇于五日方之期頤百分之一命之修短始則有終誰能長久與天無窮籛翁近千殤子幼沖俱反無形冥昧之中造化多

少豈獨爾躬

藝文類聚三十四

和氏外孫小同哀文

嗟嗟華朝生夕落爾命方之猶爲淺薄暫有冥質尋友冥漠譬彼蜉蝣不識晦朔死尚未知生亦焉知爾雖旬月我未之視萬物混焉天地一指杪末嬰孩安足稱誅大人達觀同之一揆

藝文類聚三十四

四

大五百〇五
小三十四

胡母夫人哀辭

滔滔汶川浩浩雲漢乃眷洪族哉育英媛幼挺芳烈暉光日新有美其猗有虎其文華茂春芳志厲秋霜邂逅之遇遘茲良會豈惟中饋義形于外恆憑賢明自休賴冀享永年偕老一世景命伊何忽然長逝

藝文類聚三十四

祭介子推文

醴酪二盃棗飯二盤

御覽三十一又八百五十

太原咸奉介君之靈至三月清明斷火寒食甚若先後一月府君

僑耳

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三

孫統

統字承公楚孫征北將軍褚裒召爲參軍不就求爲鄆令轉吳令後爲餘姚令有集九卷

高柔集敘

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婚泰山胡母氏女年二十
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
空參軍安固合營宅于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便有終
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爲冠軍參軍僂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
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世說輕
詆篇注

吏部郎虞存誅

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
拔風情高逸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

世說政
事篇注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六十終

大三百七十二
小四十

全晉文卷六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綽

綽字興公統弟除著作佐郎出爲庾亮征西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出爲殷浩建威長史浩敗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拜衛尉卿有至人高士傳讚二卷列仙傳讚二卷孫子十二卷集二十五卷

遊天台山賦

并序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壤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已不列于五嶽闕載于常典者豈不目所立冥奧其路幽迴或倒景于重冥或匿峯于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禮祀故

事絕于常篇名標于奇紀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
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甯
遙想而存之余所曰馳神運思書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
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曰散懷

太虛遼廓而無闕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阜嗟台
嶽之所奇挺實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曰曜峯託靈越曰正基結
根彌于華岱直指高于九疑應配天于唐典齊峻極于周詩邈彼
絕域幽邃窈窕近智曰守見而不之之者曰路絕而莫曉晒夏蟲
之疑冰整輕翻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啟二奇曰示兆赤城霞起
而建標瀑布飛流曰界道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
于丹丘尋不死之福庭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于層城釋域中之
常戀曠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
龍陟峭嶠之崢嶸濟楸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隆之懸磴

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按
葛藟之飛莖雖一冒于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于幽味履重
嶮而逾平旣克濟于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陟
之從容藉萋萋之織草蔭落落之長松覲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
嚶嚶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于心曾蕩遺塵于旋流發五蓋之遊
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陟降信宿迄于仙都雙闕雲竦
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于林閒玉堂陰映于高隔彤
雲斐疊日翼櫺暎日炯晃于綺疏八桂森挺日凌霜五芝含秀而
晨敷惠風佇芳于陽林醴泉涌溜于陰渠建木滅景于千尋琪樹
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日冲天應真飛錫日躡虛騁神變之揮霍
忽出有而入無于是遊覽旣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
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朗詠長川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
法鼓琅日振響眾香馥日揚煙肆覲天宗爰集通仙挹日玄玉之

膏嗽曰華池之泉散曰象外之說暢曰無生之篇悟遣有不盡
覺涉無之有閒泯色空曰合跡忽卽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
一無于三幡恣語樂曰終日等寂默于不言渾萬象曰冥觀兀同

體于自然

文選蘇文
類聚七

望海賦

因湛亮曰靜鏡俯遊目于淵庭

文選顏延之應
詔燕曲水詩注

五湖同浸九江叢漑抱河含濟吞淮納泗南控沅湘西引涇渭洲
渚迢遞曰疏屬島嶼縣邈曰牢羅殖崑崔之碣石構穹隆之牂柯
玄輿之府重刃之房鱗彙禹殊甲產無方包隨珠銜夜光瑋瑁熠
爍曰泳游蠕蠕煥爛曰映漲虛貝含素而表紫螻螺絡丹而帶細
青甲芬飈曰微扇玄木杳眇曰舒芳其卉木則綠苔石髮蔓曰流
緜紫莖萑綜解曰被渚華組依波而錦披翠綸扇風而繡舉長鯨
嶽立曰截浪虬鰓揚鬣曰排流巨鼉異屬曰冠山烏鱖呼翁曰吞

舟鳴爲羽桀鯤稱介豪翼遮半天背負重霄舉翰則宇宙生風抗

鱗則四瀆起濤攷萬川日周覽亮天池之綜緯彌綸人荒互帶九

地昏明注之而不溢尾閭洩之而不匱茲文類聚八

石雞清響日應湖慧軀輕近日遠潔御覽九百十八

三餘孤戲比日雙游初學記三十

文鯉黃鱣御覽九百二十九

若乃惟馨陳祈祝不愧言或適于東或歸于西商客齊暘潮流往

還各資順勢雙帆同懸偃如驩驩偕馳挈如交隼軒騫北堂書鈔一百二十

八御覽七百七十一

遂初賦序

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

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

同年而語其樂哉世說言語篇注

諫移都洛陽疏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
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于中土正玉衡于天極
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曰爲帝王之
興莫不藉地利人和曰建功業貴能曰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
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覺誠由道喪然中
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曰地不可守投
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于天人而已實賴
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狼
之場矣已上十九字從世說輕詆篇注補易稱王公設險曰守其國險之時義大
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
得不保小曰固存自喪亂曰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
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潘流

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曰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于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曰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于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蹶于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餐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曰人爲本疾寇所曰爲人眾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曰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

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曰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曰奉衛山陵掃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旣通然後盡力于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旣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曰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曰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兀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曰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德者切曰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曰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

畱思豈非屈于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吕于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晉書孫綽傳

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繼子爲服議

父荅雖有可爾之語夫妻枕席相順之意固非決絕之辭也繼母喪父如禮服竟之後不還私家踰歲歷年情養無二母恩不衰適見親子專自任意無所關報私隨其志絕亡夫背繼子違三從正義亦爲大矣今母雖不母子何緣得計去畱權輕重而降之哉夫五服有名不可謬施之于出出義不全施之于嫁嫁義不成欲降服周于禮何居名在居籍私歸親子喪柩南北禮律私法計其可知便決降服許令制周頗在可怪

通典九十四

父母乖離議

三千之責莫大于不祀之痛必候何時

一本作清平

而婚或有絕嗣之

門也

通典九十八

京兆府君遷主議

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已從嗚贊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已成

教本而光百代也

宋書禮志三

爲功曹參軍駁事牋

綱紀居管轄之任已糾司外內駁議彈射誠無所拘然亦所已獻

可替否舉直繩違而已

御覽二百四十九

三月三日蘭亭詩序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談非已停之則清混之則濁邪情因所習而遷移物觸所遇而興感故振轡于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于林野則遼落之志興仰瞻羲唐邈已遠矣近詠臺閣顧深增懷爲復于曖昧之中思縈拂之道屢借山水已化其鬱結永一日之足當百年之溢已暮春之始禊于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隆屈澄汪之勢可爲壯矣乃席芳草鏡清流覽卉木觀魚鳥具物

同榮資生咸暘于是和呂醇醪齊呂達觀決然兀矣焉復覺鵬鷁
之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
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詩歌詠之有由

藝文類聚

四初學記四

表哀詩序

天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親親存則歡泰情盡親亡則哀悴理
極故老萊婆娑于膝下曾閔泣血于終年哀悼之思至矣自然之
性篤矣余呂薄祐夙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卽世未及志學過庭
無聞天覆旣淪俯憑坤厚殖根外氏賴呂成訓然呂不才不能負
荷仁妣弘母儀之德邁榮寒之操雕琢固頑勉呂道義庶幾砥礪
犬馬之報豈悟一朝復見孤棄上天極禍怨痛莫訴皆由惡積咎
深不能通感自丁荼毒載離寒暑箇帷塵寂棟宇寥恍仰悲軌迹
長自矜悼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呂申罔極之痛

藝文類聚

聘士徐君墓頌

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風軌英邃德音
徽遠播飡仰芳流宗播揖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
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曰不才忝宰茲邑遐宗有
道思指遠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墳奉瞻祠宇雖玉質幽潛
而目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徘徊墟壠仰眎松林哀有形
之短化悼令德之長泯憮然有感悽然增傷夫諷謠生于情託雅
頌興乎所欽匪于詠述孰寄斯懷頌曰

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真獨嘯心夷體沖高蹈域表淑問顯融昂
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舛豈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
作範流光遐振墳瑩壘落松竹蕭森蒼叢蔚蔚虛宇愔愔遊獸戲
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不聞其音徘徊丘側悽焉流襟何已舒蘊

援翰託心

藝文類聚
三十六

賀司空循像贊

公應天縱之德系命世之期質與荆玉參貞鑒與南金等照若其
好學之性不勸而成弱不珍玩雅好博古慨洙泗之邈遠悼禮樂
之不舉于是覃思深講銳精幽贊雖齊孝之歸孟軻漢王之宗仲
舒無已加焉贊曰

思文公侯誕保休祥素質玉潔華藻金章總角韞德被褐韜光自
昔喪亂征鼓日震禮樂藏器詩書蒙塵哲人遐慨垂幙澄神仰觀
洙泗揚波絕津方曜金鉉協贊衡機昊天不弔曾不憇遺緝紳頽
範皇德莫毗公之云徂華裔同悲

藝文類聚四十
七初學記十一

孔松陽像贊

君德器純固基宇高邃荆玉不及喻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勵夫其
溫恭篤誠善誘勤勤外身崇物菲躬厚人指揮必謙動靜克讓允

有古賢之風流乃祖之遺愛矣肇階方尺臨政弊邑絜齊冬冰澤
俸春露

於穆我后含和體純行範乃祖德冠縉紳降迹垂化澤俸三春超
然遐舉遺愛在民

藝文類
聚五十

太常碑贊

海岱協靈育此多士峩峩君侯東國之紀金德發耀英風劬起文
齊游夏行儔魯史有邈其升合聞不已人亦有言德崇譽高東帛
既賁旌節仍招儀刑朝堂流風丹霄將振華袞永煥皇朝上帝靡
監曾不遐齡衛霍頽鎮哲人其傾邦國殄瘁縉紳喪情仰拜高範

永播休聲

藝文類聚
四十九

至人高士傳讚

原憲

原憲玄默冰清玉粹志逸九霄身安陋術常景古賢

下缺初學
記十七

大四百四十
小四十一

列仙傳贊

老子

李老無爲而無不爲道一堯孔跡又靈竒塞關內境冥神絕涯永

合元氣長契兩儀

初學記
二十三

商丘子

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飢食昌蒲所牧何物殆非眞豬儻

逢風雲爲我龍攄

世說輕
詆篇注

名德沙門贊

康僧會

會公蕭瑟實惟令質心無近累情有餘逸厲此幽夜振彼九黜超

然遠詣卓矣高出

高僧
傳一

支孝龍

小方易擬大器難像盤桓孝龍尅邁高廣物競宗歸人思効仰雲

泉瀰漫蘭風胖響高僧傳四

康法朗

人亦有言瑜瑕弗藏朗公罔罔能韜其光敬終慎始研覈微章何

呂取證冰堅履霜高僧傳四

劉元真元真中州人竺道潛師之

索索虛衿翳翳閑冲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雕飾照足開矇懷

抱之內豁爾每融高僧傳四

于法威法威于法開弟子

易曰翰白詩美蘋藻斑如在湯芬若停潦于威明發介然遐討有

潔其名無愧懷抱高僧傳四

釋道安

物有廣贍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汧隴馳名淮海形

雖革化猶若常在高僧傳五法苑珠林二十四

大二百九十七
小六十二

竺法

淒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忤事外蕭灑神內恢函寶

從前起名隨後躍高僧傳五名
德沙門論目

竺道壹

馳騁游說言固不虛高僧傳作馳辭
說言因緣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

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幹扶傳作
森疏世說言語篇
注高僧傳五

支愨度

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

桐嶧陽浮磬泗濱世說假
誦篇注

全晉文卷六十一終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六十一終

大一百五十七
小四十三

全晉文卷六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綽

名德沙門論目

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

高僧傳五法苑珠林二
十四出三藏記集十五

竺道壹文鋒富瞻

世說言語篇注

難謝萬八賢論

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

世說文學篇注

喻道論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邇庶類殷充千變萬化渾然無
端是已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達臬壤之事毛羽之族
不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窞井者則怪遊溟之量翻翫于數仞者則
疑冲天之力纏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于堯舜微

言盡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真絕于漫習大道廢于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者非辭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于其聞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爲而無不爲者也無爲故虛寂自然無不爲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精或麤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殃放酒者者羅刑姪爲大罰盜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司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善之流必見旌敘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益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之釁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二世之將道家明

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邪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
子都守信而受驄驥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
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于宣孟愍鬻桑之饑漂母
哀淮陰之憊竝以一餐極其懸餒而趙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
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闡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
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于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于人
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卯刑
二叔伏誅邪荅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
心乎曰無也荅曰子誠知其無心于殺殺固百姓之心耳夫時移
世異物有薄淳結繩之前陶然太和暨于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
代刑綱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
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于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呂

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呂全身癰疽附體決之呂救命亡一呂
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呂順時殺春蒐夏苗所呂簡
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觀生肉至則不食鈞而不網弋
不射宿其于蠅蟲每加隱惻至于議獄緩死眚災肆赦刑疑從輕
寔失有罪流涕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
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舉茲
呂求足呂悟其歸矣

或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呂懲暴止姦統理羣生
者哉荅曰不然周孔卽佛佛卽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爲皇
在王爲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爲義悟物之謂猶孟軻呂聖
人爲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敎明其
本耳共爲首尾其致不殊卽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
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赫則胡越然其

所已跡者何嘗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教已孝爲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
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
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已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
離所生棄親卽疏刈剔鬚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
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敦仁廣濟羣生斯
何異斬刈根本而修枝榦而言不殞碩茂未之間見皮之不存毛
將安附此大乖于世教子將何已祛之荅曰此誠窮俗之所甚惑
倒見之爲大謬諮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
母嚙其指兒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唯得其歡心
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爲貴貴能立身行道
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己舉世我賴
已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緣督已爲經守柔已爲常形名兩絕親我

交忘養親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復爲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
並立穎叔違君書稱純孝石碯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
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
危授命誓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教首記注者豈復曰不孝爲
罪故諺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于此而大順于彼
矣且蘇放遐裔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堯命曰尋父屈至公于私感
斯一介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祝
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誠曰其忽南面之尊保
冲虛之貴三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風垂
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上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爲仁賢評當者
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
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一婦之倫免愚悖之譏耳率此曰談在乎所
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爲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曰遁恐不免維

繫故釋其鬚髮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及內修簡易于是捨華殿而
卽曠林解龍袞曰衣鹿裘遂垂條爲宇藉草爲茵去櫛梳之勞息
湯沐之煩頓馳騫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退玄黃耳絕淫聲口忘甘
苦意放休戚心去于累曾中抱一載平營嵬內思安般一數二隨
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八十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
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造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
身丈六金色焜耀光遏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偉
羣有神足無方于是遊步三界之表姿化無窮之境迴天儻地飛
山結流存亡倏忽神變絲邈意之所指無往不通大範羣邪遷之
正路眾魔小道靡不尊服于斯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
生浸毓靈液枯槁之類改瘁爲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
亦升道場曰此榮親何孝如之于是後進篤志之士被服弘訓思
齊高軌皆由父老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弟之列者

則服養不廢既得弘修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沒者得福報已
生天不復顧歎于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鄰宰牛西
鄰禴祀殷美黍稷周尙明德與喪之期于茲著矣佛有二十部經
其四部專旨勸孝爲事懇勸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
未涉其場肆便瞽言妄說輒生攻難已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芒
隙之滴怪淵海之量已誣罔爲辨已果敢爲名可謂狎大人而侮

天命者也

宏明集三

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對于物玄道冲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
之所已歸宗悠悠者所已未悟也

高僧傳四

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已方樂合江南有于道邃識者已對勝流
皆當時其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

高僧傳四

道賢論

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

護公德居物示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爲流輩矣

高僧傳一

大五百六十六
小二十六

竺法護又見出
二藏集記十三

帛祖覺起于管蕃中散禍作于鍾會二賢竝曰俊邁之氣味其圖
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

高僧傳
一帛遠

法乘安豐少有機悟之鑒雖道俗殊操阡陌可曰相準

高僧傳四
竺法乘

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伶肆意放蕩以宇宙爲小雖高栖
之業劉所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

高僧傳四竺道潛
字法深王敦弟

支遁向秀雅尙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

高僧傳
四支遁

蘭公遺身高尙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羣亦蘭之儔也

高僧傳四
于法蘭

太平山銘

鬼峩大平峻踰華霍秀嶺樊縕奇峯挺粵上干翠霞下籠丹壑有
士冥遊默往寄託肅形枯林映心幽漠亦旣覲止渙焉融滯懸棟
翠微飛宇雲際重巒塞產迴溪縈帶被曰青松灑曰素瀨流風佇

芳翔雲停藹

藝文類聚八

漏刻銘

二儀貞運聖鑒通玄數呂氣徵理呂象宣乃制妙漏

文選注作器

挈壺

是銓近取諸物遠贊自然累筒三階積水成淵器滿則盈乘虛赴下靈虯吐注陰蟲承寫昏明無隱其晷度陰陽是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天地理得設一器而萬事同倫

藝文類聚六十八文選陸倕新刻漏銘注引兩條御覽二

樽銘

御覽作陽遂樽銘

大匠體物妙思入神儀彼靈禽制氣爲人虛呂含有文呂飾身湛此元醴延我嘉賓興懷寄詠聊曰標設詳觀茲器妙巧奇絕酌焉則注受滿則側吐寫適會未見其竭與之無若施而有節元應忘知功存不伐王公擬之德齊上哲

藝文類聚七十二御覽七百六十一

絹扇銘

圓竹範素製爲新扇靜若望月動若規電清風拂襟素暉流藉

北堂

大四百四十一
小百零六

書鈔一百
二十四

庾公詠

咨子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
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世說方正

篇注輕詆篇
注並引綽集

王長史詠

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世說輕詆篇

劉真長詠

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晉書劉惔傳

丞相王導碑

公胄興姬文氏由王喬玄聖陶化呂啟源靈仙延祉呂分流賢俊
相承世冠海岱二儀交泰妙氣發暉醇曜所鍾公實應之玄性合
乎道旨冲一體之自然柔暘協乎春風溫而侔于冬日信人倫之

水鏡道德之標準也惠懷之際運在大過皇德不建神轡再絕獫狁孔熾凶類焱起公見機而作超然玄悟遂扶翼蕃王室協東岳弘大順呂一羣后之望仗王道呂應天人之會于時乾維肇振創制理物中宗拱己雅仗賢相尚父之任具瞻在公存烹鮮之義殉易簡之政大略宏規卓然可述公雅好談詠恂然善誘雖管綜時務一日萬機夷心呂延白屋之士虛已呂招巖穴之俊逍遙放意不峻儀軌公執國之鈞三十餘載時難世故備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功而勳舉非夫領鑒玄達百鍊不渝孰能莫忤于世而動與理會者哉

藝文類聚
四十五

太宰郅鑿碑

公蓋黃帝之苗裔氏族所由皆紀于祖御史大夫之碑矣靈和誕授載有公侯至德碩量天寶挺之琅邪王應天啟之運闡中興之道思延英賢呂匡王業乃假兗州刺史金章仍割玄鉞載飾于時

羯寇凶熾羣逆竊起公奮其忠勇精貫白日信順爲甲冑大節爲
城池故能摧卻凶寇全身濟功惟公德器純固體識深弘敦尚衡
門則服膺曾閔毗亮皇極則憲章元凱篤誠筋于帝心明允著于
莅政信鍾山之珪璧歲寒之靈木者也

摛藻風雲策名帝錄肇階方尺遂隆白岳王室未休吾何呂豫興
言再慨思康天步將俾皇化歸之大素彼蒼者天曾不遐祚哲人
其萎民斯攸慕嗟爾後昆式瞻宏度

藝文類聚
四十五

太尉庾亮碑

次黃中已啟曹鍾遐武于軒轅爰及晉代世號多士公吸峻極之
秀氣誕命世之深量微言散于秋毫玄風囑乎德音闕門者貴其
凝峙入室者議其通玄標形者得之廊廟悟日者期諸濠川提挈
南翔息肩靈越會大君有命納妃德門自求多福辭不獲已鳳羽
籠于華樊麟趾繫于椒房王敦阻兵翫權志窺神器乃轉公左衛

將軍要雄戟，呂扶華轂，勒武旅，呂翼豹尾，死難之心，義形于色，親
受中詔，奔告方伯，于是羣后契盟，同稟高謀，巖栖懷德，呂嚮赴義，
拯神器于獸吻，扶帝座于已傾，王室之不壞，翳伯舅是賴，公曰：爲
戰伐之謀，仁所恥聞，況立德弘道，年幾不惑，闔門沈舟，將遠迹山
海，詔累遣侍中黃門，逼呂嚴制，知不獲免，乃固求外任，江外無烽
燧之警，宇內歸穆，然之美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
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呂玄對山水，已上三十一字從世說容止篇注補銘曰
金德時昏，乾綱絕紀，素靈南映，中宗蔚起，誰其贊之，數鍾伊公，達
人忘懷，形隨運通，再潛再躍，婉若游龍，藝文類聚四十六

太傅褚裒碑

公資清剛之正氣，挺純粹之茂質，深量體于自然，沖識足乎弱冠，
含章內映，而不運，瞰察之明，玄識沈通，而不呂浮藻，矐物穆然，忘
容塵務，不干其度，默爾獨得，膚受莫測，其奧加呂溫恭，孝友少思，

寡欲都督兖州刺史將呂藩屏畿甸綬授分內會康皇晏駕太后
臨朝總己之重民無異望乃徵將軍中書令錄尚書事公要終之
識定于介石雖事已未來而情呂本應顧呂主少國危方難未夷
思清函夏呂一天宇且帝命所存呂社稷爲寄謀身雖重方此爲
輕深爲意疾俛首撫順公志在芟夷兇類拯拔晉民繕甲練卒日
不暇給者久矣遂見機而作遺其劔履將龍馬河洛電掃司豫廟
算呂逆徒尙繁因獸難逼命公還旆呂俟齊舉雖元勳未捷義聲
亦足呂振暴于華夷矣銘曰

邈邈遠遊疊疊令圖將激淮海灑滌中區雅業未究哲人其徂敢

勒玄石敬刊高謨

藝文類聚
四十六

司空庾冰碑

君喻嵩巖之玄精挹清瀨之潔流貞質謀于白珪明操勵于南金
雖名器未及而任盡臣道正身提衡銓括百揆知無不爲謀必鮮

過端委待旦則有心宣孟呂約訓儉則擬議季文君平恆無私己
謙寡欲當世之所難于君易之矣于是慨然遠鑒量己而退高挹
帷幙投迹藩屏夫良玉呂經焚不渝故其貞可貴竹柏呂蒙霜保
榮故見殊列樹治而不亂者有矣未有亂而彌治者也攷終呂證
始卽事呂懲心少長能一其度貴賤不一其道文康之雅量于是
乎弘著矣銘曰

洋洋俊穎巖巖神嵩流滌滄氣頗扇祥風篤生公侯情靈德充臨
川擬潔仰華思崇履險思夷處滿思冲方恢遠猷皇極是贊繁霜
夏被修梧摧幹人之云徂朝野咸歎儀刑永戢光風長煥

藝文類
聚四十
七

潁州府君碑

君天縱傑邁奇逸卓犖茂才亮拔雅度恢廓通理遠鑒之識禮樂
飾身之具固呂足之于天伊冠之于縉紳出匡南位功深于爵金

大五百四十
小十六

龜三躍冲懷再發道光古賢風改彫僞允可謂明德宏猷贊世之
偉器者矣矯矯秀姿卓卓英韻他人之高及肩而已邀命有數託
生皇代所忝之至人知其幸況在懷情而無自識但親勤未效違
離已及低徊房禁攀戀罔遺

藝文類聚五十

桓玄城碑

按桓字疑誤

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閒

文選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敘注

孫子

黃帝之遊天衢奏鈞天之鼓建日月之旗乘瑠雲之輿駕六翼之
龍彭祖前驅松喬夾轂光景流而不見長風逐而不及發朝紫宮
不崇朝而市六合也

北堂書鈔十六引三條御覽七十九

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
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旁蔭數國海人曰
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杖釣魚爲鮮不足充饋

法苑珠林三十七御

覽七十二又三百七十七
八百三十四九百五十二

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爲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
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
推過于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蜀志譙周傳注御覽

四百四十七
撫明鏡則好醜之貌可見

文選謝靈運晚出西射堂詩注

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
可觀斯謂之雅俗矣文選任昉哭范僕射詩注又爲范雲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注沈約奏彈王源注任昉爲百

辟勸進今上賤注王儉啓淵碑注

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于野乎薄遊于朝乎

文選謝朓休浴重還道中詩注

秋霜被不凋其秀

文選謝朓和八公山詩注

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眞僞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文選

任昉爲蕭揚州薦士表注

大四百零五
小百七十四

聖賢極其標榜有大力矣

文選袁宏二國名臣贊注

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

文選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注

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

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

藝妙者曰入神

文選新刻漏銘注

貞人在冬則松竹在火則玉英

文選陽給事誄注

急電無停光疾雷無餘聲

御覽十二

道一者帝德充者王依仁仗義者霸無爲而治者道也爲能不待

者德也存三亡國仁也責貢不入義也

御覽七十六

典籍文章之言也治出于天辭宣于仁

御覽六十六

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斧斤造山林梁棟阿衡之才櫨

柱檣椽之朴森然陳于目前大厦之器具矣

御覽七百六十四

仲尼見滄海橫流故務爲舟航

御覽七百七十

動而不乘理若泛舟而無柁

御覽七百七十一

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天下之貨畢陳矣

御覽八百三十六

大光明天者燈燭何施焉

御覽八百七十

鳥窮則喙人窮則詐

御覽九百十四

阜有木焉木名時好

御覽九百六十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六十二終

大二百七十三
小一百零五

全晉文卷六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咸

咸字安國統從弟爲著作佐郎出補瀏陽令歷參陶侃庾亮庾翼桓溫軍事從溫平蜀封安懷縣侯遷從事中郎從平洛進封吳昌縣侯補長沙太守遷祕書監加給事中卒年七十二有魏氏春秋二十卷晉陽秋三十二卷集十卷

鏡賦

序

余昔于吳市得見青明鏡卽異之及晞日映水光采流曜有殊眾鑒乃始知曠世金精實不貲之異物也

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六

奏事

諸違令私作鎧一領角弩力七石呂上一張戟十枚呂上皆棄市

御覽三百五十三

作南蒼令教

且欲先婚配境內然後督其農桑

御覽八百二十二

與羅君章書

君章名舍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已今萬物化爲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混淆化爲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已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已自慰也

弘明集五

太伯三讓論

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已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已爲託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隱蔽而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咸謂玄

既失之而肅亦未爲暘也玄之所云三迹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迹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于亶父受命于昌泰伯玄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肩嗣而不養仲雍之子呂爲己後是其深思遠妨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曰天下讓言非其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

藝文類聚二十一
御覽四百二十四

老聃非大賢論

頃獲閒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攷大賢之靈術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于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

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
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于虎兇之吻顏孔俱否逍遙于匡
陳之間唐堯則天稷俛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呂言
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
器預襲吉凶是呂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元吉窮通
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
能寂已此爲優劣耳至于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閒故冥體之道
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
詠至虛故有棲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
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讀所常習悞所希聞
世俗之常也是已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誑之論不
復悟過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駢拇齧
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

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曰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已非實言也何曰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曰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于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已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縉紳幸祛其弊感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遯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講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

元吉何違天心于戎貊如不能然者得無庶于朝隱而神仙之徒
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曰爲不達虛勝之道者
或曰爲矯時流遁者余曰爲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
之爲物唯悅與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司契垂拱
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曰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
一而稱謂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
運故也而伯陽曰執古之道曰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曰絕
古之風吾故曰爲彼一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廣宏明
集卷五

魏氏春秋評

曹公征陶謙所過多所殘戮

夫伐罪弔民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

魏志武
帝紀注

曹公哭袁紹墓

昔者先王之爲誅賞也將曰懲惡勸善永彰鑒戒紹因世艱危遂

懷逆謀上議神器下于國紀荐社污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于逆臣之冢加恩于饗殄之室爲政之道于斯蹟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恥稅駕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祖失之于項氏魏武遵謬于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

魏志武帝紀注

田豐

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呂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君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己必死甘冒虎口言盡忠規烈士之于所事慮不存己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魏志袁紹傳注

韓浩斬劫質者

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呂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

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

魏志夏侯惇傳

注

華歆迎降孫策為策上賓

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已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已保其身泰則行義已達其道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于邪儒之說交臂于陵肆之徒位奪于一豎節墮于當時昔許蔡失位不得列于諸侯州公實來魯人己為賤恥方之于歆咎孰大焉

魏志華歆傳注

華歆嫁賜生口

盛聞慶賞威刑必宗于主權宜宥恕出自人君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著己為譏斯寢貶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孛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已彰天澤而默受嘉賜

大五百二十三
小二十七

獨爲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

未也

魏志華
詠傳注

曹公哀子冲謂諸子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

春秋之義立嫡曰長不曰賢冲雖存也猶不宜立况其既沒而發
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

魏志鄧哀
王冲傳注

文聘

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泣之誠是曰
魏武一面委之曰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于倉卒之間哉

魏志
文聘

傳注

曹公掾屬往往加杖何夔畜毒藥誓死無辱

夫君使臣曰禮臣事君曰忠是曰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
古之造士也必擢時雋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
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釁刑黜可也加其捶扑之罰肅曰小懲之

戒豈導之曰德齊之曰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投趾可不
乏節必審于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于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
臣名器之所羈繼哉自非此族委身世塗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
箕子安于孥戮柳下夷于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繼夫豈不辱君
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曰避微恥詩云唯此褊心
何夔其有焉放之可也宥之非也

魏志何夔傳注

和洽論選用不宜專尚儉節

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時損益代用至于車服禮秩貴
賤等差其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侈泰誠宜仰思古制訓曰約簡
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蜉蝣之制退免采莫之譏如此則治
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曰克訓下則民志險
隘非聖王所曰陶冶民物閑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于是允矣

魏志

和洽傳注

大五百〇八
小三十四

張遼守合肥

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犄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于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墮已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已魏武推選方員參已同異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

魏志張遼傳注

趙儼任詐

咸聞爲國已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儼既詐留千人使效心力始雖權也宜已信終兵威既集而又逼徙信義喪矣何已臨民

魏志趙儼傳

曹公黜毛玠

魏武于是失政刑矣易稱明庶折獄傳有舉直措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詆可已允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

魏志毛玠傳注

文帝幸鄴東城門爲夏侯惇發哀

在禮天子哭同姓于宗廟門之外哭于城門失其所也

魏志文帝紀注

文帝居喪大饗

昔者先王之曰孝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惇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曰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鄙人著庶見之譏宰子降暮仲尼發不仁之歎子積忘戚君子曰爲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豈不曰隆

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猶未
有廢縗斬于旬朔之間釋麻杖于反哭之日者也逮于漢文變易
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縗素奪于至尊四海散其邊密義感闕
于羣后大化墜于君親雖心存貶約慮在經綸至于樹德垂聲崇
化變俗固已道薄于當年風積于百代矣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
陣晉襄墨縗而三帥爲俘應務濟功服其焉害魏王旣追漢制替
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詒厥之始而墜王化之基
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呂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何呂
終是呂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魏志文帝紀注

蘇則事魏間魏代漢呂爲漢帝崩因在郡發喪

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旣策名新
朝委質異代而方懷二心生忿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
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匹耦況人臣乎

魏志蘇則

傳注

禁婦人與政

夫經國營治必憑俊哲之輔賢達令德必居參亂之任故雖周室之盛有婦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南面罔二三從之禮謂之至順至于號令自天子出奏事專行非古義也昔在申呂實匡有周苟曰天下爲心惟德是杖則親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哉二漢之季世王道陵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爲亂階于此自時昏道喪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之禍乎而後世觀其若此淡懷醜毒之戒也至于魏文遂發一概之詔可謂有識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議

魏書文
帝紀注

陳羣等止明帝送葬

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于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夫曰義感之情猶盡臨隧之哀況乎天性發中敦禮

者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曰爲棄君子惡羣等之諫棄孰甚焉

魏志文帝紀注

魏諸后皆起自幽賤

古之王者必求合淑曰對揚至德恢王化于闕睢致瀉風于麟趾及臻三季竝亂茲緒義曰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上陵下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曰長世詩云締兮綈兮淒其曰風其此之謂乎

魏志明悼毛后傳注

鍾繇王肅著論曰司馬朗爲伊顏之徒

繇旣失之朗亦未爲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風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爲邦百年亦可曰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閒矣

魏志司馬朗傳注

明帝封諡殤女爲之立後

于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況于孩末而可建曰大邑乎惠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于此爲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竝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

魏志

文昭甄后傳注

魏諸王同匹夫

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羗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囧論之詳

矣

魏志陳思王植傳注

大五百二十一
小四十

王肅請稱漢帝爲皇曰配其諡

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爲稱妙于帝矣肅謂爲輕不亦謬乎

魏志王肅傳注

陳羣諫營宮室

周禮天子之宮有斲礪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侈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曰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況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議曰爲合軌豈不惑于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于奢侈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斯之謂乎

魏志陳羣傳注

有司豫定明帝廟號

夫諡曰表行廟曰存容皆于旣沒然後著焉所曰原始要終曰示百世者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曰厚

斂致譏周人呂豫凶違禮魏之羣司于是乎失正矣

魏志明帝紀注又宋書禮

志三引魏氏春秋

公孫淵兄晃爲質于魏先陳其變及淵反高柔請赦晃明帝就

獄殺之

聞五帝無諾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言始自三季
質任之作起于周微夫貞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萌則鷗鳥
不下況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猜生于我而望彼之必懷何異
挾冰求溫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肯情任
計昧利忘親縱懷慈孝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呂周鄭交惡漢高
請羹隗囂捐子馬超背父其爲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囚質委
誠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道近鑒狡肆徇利
之凶心勝之呂解網之仁致之呂來蘇之惠懼之呂雷霆之威潤
之呂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衽于一朝魚喙可屈膝于象魏矣何

必拘厥親曰求其情逼所愛曰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仗夫計術
籠之曰權數檢之曰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徵于四海法生鄙局冀
或半之暫益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曰遂孥戮之罰亦猶瀆盟由
乎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之言耳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
典司馬牛獲宥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輒有二三之言
曲哀其意而悉活之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悖子弟雖質必無刑
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術非威王之道宜
開張遠義蠲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曰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
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于獄未爲失也

高柔
傳注

明帝紀總評

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委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斷初
諸公受遺輔導帝皆曰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

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魏志明帝紀注御覽九十

四

王弼注易

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曰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蹟無聞至于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

魏志

鍾會傳注

蔣濟曰失信曹爽辭不受封

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爲利回不爲義反蔣濟其有

焉

魏志蔣濟傳注

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侶成信字

大四百八十八
小三十一

昔公孫述自呂起成都號曰成一玉之文殆述所作也

魏志陳留王紀注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六十三終

大七十三
小九

全晉文卷六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威二

魏氏春秋評 蜀先主託孤

夫杖道挾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弈者舉
棊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曰推服強鄰
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曰固委付之
人且曰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
如非其人不宜啓篡逆之塗是曰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僞之辭
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略足曰檢衛異
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爲
權不亦惑哉

蜀志諸葛亮傳注

諸葛亮不裁抑法正

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于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呂功
臣而極其陵肆變幸而藉其國柄者哉故顛頡雖勤不免違命之
刑揚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于
是乎失政刑矣

蜀志法
正傳注

法正說先主宜厚許靖呂眩遠近

夫禮賢崇德爲邦之要道封墓式閭先王之令軌故必呂體行英
邈高義冠世然後可呂延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論識則
殆爲疊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呂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
斯榮則秉直仗義之士將何呂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
譬之郭隗非其倫矣

蜀志法
正傳注

譙周說後主降魏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

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且呂事勢言之
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
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東鄙呂思後圖是時羅
憲曰重兵據白帝霍弋曰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巖
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收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
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
慮于必亡邪魏師之來襄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
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民呂攻驕惰之卒此越
王所曰敗闔廬田單所曰摧騎劫也何爲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
于敵人致所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爲
之下壯哉斯言可曰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荆越之敗或國覆
主滅或魚縣烏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抑人謀也
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合名之可獲哉禪

既聞主周實駑臣方之申包田單范蠡大夫種不亦遠乎

蜀志譙周傳注

郤正著論曰姜維爲一時儀表

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于忠孝節義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已逞居禦侮之任而致于失守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斯亦惑矣縱雖好書而微自藻絜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

蜀志姜維傳注

宗預聘吳

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彊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居偏鄙之域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器述營輔

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曰九國之疆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視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強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諂哉

蜀志宗預傳注

吳主權臣魏

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爲秦民夫曰匹夫之志猶義不辱況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于漢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曰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于大國也向使權從羣臣之議終身稱漢將豈不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哉

吳志大帝傳注

陳武戰死吳主曰其愛妾殉葬

昔三良從秦穆師曰之不征魏妾旣出杜回曰之僵什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權杖計任術曰生從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

吳志陳武傳注

吳主不罪朱桓

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則凶于而家害于而國桓之賊忍
殆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況將相乎語曰得一夫而失一國縱罪

虧刑失孰大焉

吳志朱桓傳注

吳主厚待諸將

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呂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陳武之
妾請呂蒙之命育凌統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德
無聞仁澤內著而能屈彊荆吳僭擬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
道期于大者遠者是已先王建德義之基恢信順之宇制經略之
綱明貴賤之序易簡而其親可久體全而其功可大豈踈瓌近務
邀利于當年哉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其是之謂

乎

吳志凌統傳注

吳主事神

咸聞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聽于神權年老志衰讒臣在側廢適

立庶呂妾爲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僞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

不亦顯乎

吳志大帝傳注

呂岱誅士徽

夫柔遠能邇莫善于信保大定功莫善于義故齊桓創基德彰于
柯會晉文始伯義顯于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合問長世
貽範百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
滅之呂要功利君子是呂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祚不延
者也

吳志士
變傳注

趙達知東南有王氣可呂避難

夫玄覽未然逆鑒來事雖裨竈梓慎其猶病諸況術之下此者乎
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
不能豫覩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吝術之鄙見薄于時安在其
能逆覩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呂畫八卦

之象故疊疊著于蓍策變化形乎六爻是曰三易雖殊卦繇理一

安有回轉一籌可曰鉤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流

俗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曰君子志其大者無所

取諸

吳志趙達傳注

魏氏春秋異同評 世語袁紹步卒五萬騎八千

按魏武謂崔琰曰昨按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眾由此推之但冀

州勝兵已如此況兼幽并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

近之矣

魏志袁紹傳注

陳壽記合肥與赤壁事次第與吳志不同

案吳志劉備先破公軍然後權攻合肥而此記云權先攻合肥後

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

魏志武帝紀注引異同評

曹瞞傳及世語桓階勸曹公正位夏侯惇謂宜先定吳蜀

夏侯惇恥為漢官求受魏印桓階方惇有義直之節攷其傳記世

詔爲宴矣

魏志武帝紀注

世語景王疾甚呂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

晉宣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豈蕞爾傅嘏所宜聞

廁世語所云斯不然矣

魏志傅嘏傳注

世語劉表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潛遁乘的盧走

渡檀溪

此不然之言備時羈旅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

而無釁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

蜀志先主傳注

江表傳備心未許周瑜能必破北軍故差池在後爲進退計

劉備雄才處必亡之地告急于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

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

蜀志先主傳注

孫策謀襲許未發爲許貢客所殺

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

流陳登聞其心腹且溪險彊宗未盡歸復曹袁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穎而遷帝于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見況策達于事勢者乎又按袁紹曰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曰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于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爲有證也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爲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爲大將何能悉識曰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乖錯尤甚矣

吳志孫破虜傳注

魏書及九州春秋魯肅激說權使迎曹公權欲斬肅

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眾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

吳志魯肅傳注

陳壽記朱然事誤

魏志及江表傳云然曰景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爲寇所破胡質

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爲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赤烏五年于魏爲正始三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案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竝無事當是陳壽誤曰吳嘉禾六年爲赤烏五年耳

吳志朱然傳注引異同評

諸葛恪被殺事陳壽記與吳歷不同

恪以肩親厚約等疏非常大事勢應示肩共謀安危然恪性強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耳豈肩微勸使爲之冒禍乎吳歷爲長

吳志

諸葛恪傳注

晉陽秋評姜維謀復蜀

咸呂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呂復蜀士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咸呂爲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其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

由士眾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繇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
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于逆順之間希違情于難冀之會曰衰
弱之國而屢觀兵于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

蜀志

姜維傳注

晉用前代正朔服色

孔子修春秋列三紀爲後王法今仍舊非也且晉爲金行而服色

尚赤攷之天道乖違甚矣

宋書禮志一
通典五十五

晉平吳封孫皓爲歸命侯

夫古之立君所司牧羣黎故必仰協乾坤覆壽萬物若乃淫虐
是縱酷彼羣生則天人殛之勦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
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議何
者誠四海之酷讎而人神之所擯故也况皓罪爲逋寇虐過辛癸
梟首素旗猶不足已謝冤魂滄室荐社未足已紀暴迹而乃優曰

顯命寵錫仍加豈恭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是呂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譖猶然矧譖虐乎且神旂電掃兵臨僞窟理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旣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

吳志歸命侯傳注

庾純父老未告歸養

若乃冢宰大臣不曰家事辭王事折小全大自非此族固宜盡陟帖之思如匹夫之志或不可奪縱未裁抑者孝子之心何得忍而不言純未嘗告誠非也

通典六十八

王衍

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皇之不與梟鴞同棲天理固然易在

曉悟

文選辨命論注

懷帝紀總評

懷帝天姿清劭少有聲名若遭承平之世足爲守文佳主而繼惠

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祿去王室無幽厲之釁而有驪戎之禍悲

夫

御覽九十八

元帝詔親執觴懷愍于太廟

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曰後尊降廢前敬昔魯僖上

嗣莊公曰友于長幼而外之爲逆準之古義明詔是也

宋書禮志三引晉春

秋

元帝紀總評

昔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東南金陵之地有天子氣于是始皇改曰秣陵吳人曰爲孫權帝之表也盛案始皇遊歲至權僭號四百三十七年攷之年數旣不合校之基宇又非倫豈應帝王之符而見兆于上代乎有晉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祥其在斯乎且秦政東遊至是五百二十六年所謂五百年之後當有王者也又孫皓將亡吳郡臨平湖一夜草木自除于湖邊得石函中有

大四百六十一
小三十四

小石青白色長四尺廣二寸餘上有白帝字時人莫察其祥意者
豈中宗興五湖之微歟太康三年建業有寇餘姚人任振曰周易
筮之曰寇已滅矣後三十八年揚州當有天子又太安中童謠曰
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永嘉大亂王室淪覆唯琅邪西陽汝南
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至是中宗登祚先是歲星鎮辰太白四星聚
于斗牛之間五鐸又見于晉陵冥數之感若合符契焉又初玄石
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楹其一曰曰貯酒帝先
飲佳者曰毒者酖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通小吏牛欽而生
元帝亦有符云

御覽九十八

東海國妃與嗣王異服

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原漢魏失之大者也今若曰丈夫宜奪曰
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爲吉凶之儀襍陳于宮寢綵素之制乖異
于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蕃國寡務宜如聖典可無疑

宋書禮志二晉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
來繼不復追服國妃亦宜同除詔國妃終三年之制

老子疑問反訊

道經云故常無欲曰觀其妙故常有欲曰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
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微謂
終也夫觀始要終觀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已欲澄神昭其妙始
則自思已口宜悉鎮之何曰復須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
明同謂之玄若然曰往復何獨貴于無欲乎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感曰爲美
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
故易曰惡不積不足曰滅身又曰美在其中而暘于四支發于事
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
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
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于斯談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爲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咸曰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于師哉旣相師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旣存則美惡不得不障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曰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曰爲教父原斯談也未爲絕學所云絕者堯孔之學卯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所曰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于適變此又闇弊所未能通者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和其光同其塵咸曰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者也昔陶唐之蒞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照任眾師錫匹夫則馭然禪授豈非沖而用之光塵同波哉伯陽則不然旣處濁位復

遠道西戎行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曰爲知道體道則未也

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于無物無物之象是謂惚恍下章云道之爲物唯恍與惚惚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執古之道曰御今之有下章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曰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乎

絕聖棄知民利百倍孫臏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老氏既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既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爲是何聖之迹乎卽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若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

是向所云欲絕者非邪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逮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鳩縱毒不假學于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于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凶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鄆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乎而莊李培擊殺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于殺聖困躓于忘親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卽己之身見貴九服何得佩實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

恆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曰理訓導故曰在家
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龍之德人不知
而不愠君子之道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既不自知多爲
顯亦不自知少爲貴誨誘綽綽理中自然可與老聃之言同日而
語其優劣哉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曰大丈夫
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
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
曰全其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伸己
好之懷然則不免情于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非唯不救乃獎其
弊矣

王侯得一曰爲天下貞貞正也下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正復爲
奇善復爲妖尋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言無正既云善人不善人

師而復云爲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爲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

或問老莊所已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爲表裏其于陶物明訓其歸一也感曰爲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駁于六經矣寧復有所愆之俟佐助于聃周乎卽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者也至于虛誑譎怪矯詭之言尚拘滯于一方面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

廣宏明集五

孫放

放字齊莊咸次子國子博士出爲長沙太守

廬山賦

尋陽郡南有廬山九江之鎮也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

水經廬江水注

西寺銘

序

長沙西寺層構傾積謀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紙花插地故寺東

西相去十餘丈于是建創正當花處初學記二十一
御覽六百五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六十四終

大三
小二十五

全晉文卷六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嵇喜

喜字公穆譙國鉅人魏中散大夫嵇康兄爲衛軍司馬入晉拜揚州刺史遷太僕宗正有集二卷

嵇康傳

家世儒學少有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抱之中曰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于導養得理曰盡性命若安期生彭祖之倫可曰善求而得也箸養生篇知自厚者所曰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于塵埃之表撰錄上古曰來聖賢隱逸遁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

九人蓋求之于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

而名焉

魏志王粲傳注

嵇蕃

蕃字茂齊喜子爲太子舍人

荅趙景真書

登山遠望觀崢嶸
已成憤策杖廣澤瞻長波
已增悲遊眄春圃情
有秋林之悴濯足夏流
心懷冬冰之慘對榮宴
而不樂臨清觴而無歡
今足下琬珍之璞未剖
而求光時之價騏驥之
足未攬而希絕景之功
心銳而動淺望速而應
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
處靜不悶古人所貴窮
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
生居陋不改其樂孔父
困陳絃歌不廢幸吾子
思弘遠理舍道自榮將
與足下交伯成于窮野
結箕山乎蓬屋侶范生
于海濱儔黃綺于商岳
憑輕雲已絕馳遊曠蕩
已自足雖不齊足下之
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

藝文類聚三十

嵇紹

紹字延祖嵇康子武帝時徵爲祕書丞歷汝潁太守徐州刺史元康初爲給事黃門侍郎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惠帝反正選爲御史中丞未拜復爲侍中蕩陰之敗遇害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進爵爲侯元帝爲左丞相表贈太尉及卽位追諡曰忠穆有集二卷

上惠帝疏

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大一統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故周文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頴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

晉書嵇紹傳

陳準諡議

諡號所曰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于功德靈

厲表于闇蔽自頃禮官協情諡不依本準諡爲過宜諡曰繆

晉書
紹

張華不宜復爵議

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粗有善事然闔棺之責著于遠近兆禍始亂華實爲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翬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

晉書
檄

紹傳

諫齊王回書

夏禹己卑室稱美唐虞己茅茨顯德豐屋蔀家無益危亡竊承毀敗太樂己廣第舍興造功力爲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允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顛顛咸待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勳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

晉書
檄
紹傳

敘趙至

大四百四十一
小二十二

辟爲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常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

世說言語篇注又文選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注引嵇紹集

嵇含

含字君道紹從子自號亳丘子楚王瑋辟爲掾瑋誅坐免舉秀才除郎中齊王冏辟爲征西參軍長沙王又召爲驃騎記室督尚書郎懷帝爲撫軍已爲從事中郎惠帝北狩轉中書侍郎永興初除太子中庶子道阻未拜范陽王虓召爲征南從事中郎授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敗鎮南將軍劉弘表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行爲弘司馬郭勸所殺懷帝卽位諡曰憲有南方草木狀口卷集十卷

困熱賦序

夫閏于夏則崇暑在冬則增寒永熙元年閏在仲夏三伏之節始

大五百五十五
小二十五

奏商秋之辰未期余已下里貧生居室卑陋秋一作小巷不來清風

短廡

一作簾

不足增陰外因流汗內懷煩曠歎彼夏屋之士口饜珍

味體逸高廊竝天而寒暑殊同世而憂樂異矣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御覽三十一

又三十四

祖賦序

祖之在于俗尚矣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咸用有漢卜日丙午魏

氏擇用丁未至于大晉則祖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運三代固有

不同雖共奉祖而莫識祖之所由興也說者云藝文類聚初學記俱作說文誤祈

請道神謂之祖有事于道者吉凶皆名君子于役則列之于中路

喪者將遷則稱名于階庭或云百葉遠祖名謚凋滅墳塋不復存

其銘表遊魂不得託于廟祧故曰初歲良辰肇建華蓋揮揚采旌

將欲招靈爽于今夕庶眾祖之來憑蓋有兩端俯歎壯觀乃述而

賦之

宋書志二藝文類聚五初學記十三藝文類聚誤作社賦序

娛蜡賦并序

玄象運而寒暑交節會至而萬物遷天地之化固已不停況于人
道之不變乎是已百年憂喜相參能達要終之數悟生生之宜者
百世不週其人大蜡之夕雖天下同有至攜金蘭已齊聲利貴得
意已遣榮勢孰我尚哉

藝文類聚五
御覽三十三

北堂書鈔一
百五十五

白首賦序

余年二十七始有白髮生于左鬢斯乃衰悴之標證棄捐之大漸
也蒲衣幼齒作彌夏后漢之賈鄧弱冠從政獨已垂立之年白首
無聞壯志屺于蕪塗忠貞抗于棘路覩將衰而有川上之感觀趣
舍而抱慷慨之歎

藝文類
聚十七

酒賦

浮蠟萍連醪華鱗設

書鈔一百
四十八

大四百四十一
小九十七

寒食散賦

并序

余晚有男兒既生十朔得吐下積日羸困危殆決意與寒食散未
至三旬幾于平復何

下闕

矜孺子之坎軻在孩抱而嬰疾既正方之備陳亦翫求于眾術窮
萬道呂弗損漸丁寧而積日爾乃酌醴操散商量部分進不訪舊
翫無顧問偉斯藥之入神建殊功于今世起孩孺于重困還精爽
于既繼

藝文類聚
七十五

羽扇賦序

吳楚之士多執鶴翼呂爲扇雖曰出自南鄙而可呂邊陽隔暑昔
秦之兼趙寫其冕服呂口侍臣大晉附吳亦遷其羽扇御于上國

書鈔一百

三十四

八磨賦

并序

外兄劉景宣作爲磨奇巧特異策一牛之任轉八磨之重因賦之

曰

方木矩踣圓質規旋下靜曰坤上轉曰乾巨輪內達八部外連

御覽

七百六

十二

宜男花賦序

宜男花者世有之久矣多殖幽泉曲隰之側或華林玄圃非衡門
蓬宇所宜序也荆楚之士號曰鹿葱根苗可曰薦于俎世人多女
欲求男者取此草服之尤良也

藝文類聚八十一
御覽九百九十四

孤黍賦序

余愼終屋之南榮有孤黍生焉因泥之涇遭雨之潤宿昔牙蘗滋
茂甚速塗燥根淺忽然萎殞深感此黍不韜種曰待時貪榮棄本
寄身非所自取凋枯不亦宜乎

藝文類聚
八十五

瓜賦

世云三芝瓜處一焉故植根玉巖潤葉飛泉攬之者壽食之者仙

大三百八十七
小五十三

是謂雲芝芙蓉振采濯莖玄瀨流葩映川莫此爲最是謂水芝甘
瓜普植用薦神祇其名龍膽其味亦奇是謂土芝乃剖甘瓜旣滄
且馨荒者饗之忘困解醒流味通其五臟冷氣反其迷精

藝文類聚八十八

七初學記二十七
御覽九百七十八

朝生暮落樹賦序

草木春榮秋悴此木朝生暮落

藝文類聚八十九

長生樹賦

并序

余嬰丁閔凶靡所定居老母垂聖善之訓曰爲生事愛敬沒則無
改宜居墓次瞻奉威靈兼覽藝文可曰不殞先軌祇奉慈令遂家
于墳左埽除壇封種植松柏松柏之下不滋非類之草猥有長生
育于域內豈老母至行表徵于嘉木哉

美我親之仁孝固徵瑞之必招降祖宗之遺德振奇木之青條結
根擢幹載生無漸弱莖猗猗綠葉染染處陰冬而愈茂豈莖葉之

有點感自然曰旌賢諒有道之不掩

藝文類聚八十九

槐香賦 并序

余曰太簇之月登于歷山之陽仰眺崇巒俯視幽坂乃覩槐香生
蒙楚之間曾見斯香植于廣夏之庭或披帝王之圖怪其遐棄遂
遷樹于中堂華麗則殊彩阿邠芳實則可曰藏書又感其棄本高
崖委身階庭侶傳說顯殷四叟歸漢故因實制名

蒙蒙綠葉搖搖弱莖

御覽九百八十三

雞賦序

今庭有栖雞而一雄最武常憑梯升栖守時告晨未嘗有殆

御覽七百

六十

遇薑賦序

元康二年七月七日余中夜遇薑客有戲余者曰俗語云過滿百
爲薑所螫斯言信哉雖內省不疚而逢此害喟然而歎遂作賦

御覽

大四百三十九
小五十九

七百四十二又
九百四十七

誥風伯

太康六年

案晉書武紀作八年

狂風暴怒騰逸相觸百川倒流大山乃淹剝

北堂書

上言長沙王又宜增置掾屬

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二年尚書令陳矯已有軍務亦
奏增郎今奸逆四逼王路擁塞倒懸之急不復過此但居曹理事
尚須增郎況今都官中騎三曹畫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
外廢乏含謂今有十萬人都督各有主帥推轂授綬委付大將不
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間

晉書嵇含傳

詩序

李方治爲撫軍長史余爲從事中郎當隨撫軍俱發詔兄前太僕
將與別進一飲之盡歡天熱露坐有頃雨降遂不張油幔呂絳分

合夕也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二此序有脫誤無從互證

案

南方草木狀序

南越交趾植物有四裔最為奇周秦以前無稱焉自漢武帝開拓封疆搜求珍異取尤者充貢中州之人或昧其狀乃曰所聞詮敘有裨子弟云爾

木弓銘

烏號之朴豐條足理弦鳴志括截飛駭止射隼高牆出必有擬旣

用禦武亦曰招士

藝文類聚六十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三百四十七弦鳴作弦孤

菊花銘

煌煌丹菊暮秋彌榮旋裝圓秀翠葉紫莖詵詵仙徒食其落英粲

親是御永祚億齡

藝文類聚八十一初學記二十七御覽九百九十六

司馬誄

命危朝露身輕游塵

文選廣絕交論注

大三百五十五
小一百零五

弔莊周圖文 并序

帝堦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于刻桷之室載退士于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

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僞俗季真風旣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于是借玄虛旨助溺引道德旨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尙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湏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于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晉書嵇含傳

失題

晝則負筆而耨夜則帶經而息

書鈔九十七

張邈

邈字遼叔

魏志邴原傳注引荀綽冀州記作叔遼今從嵇中散集

鉅鹿人爲遼東太守入

晉宦歷二宮元康初出爲城陽太守未行卒

自然好學論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飢則欲食逼則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卽自然也腥臊未化飲血茹毛呂充其虛食之始也茹之火齊糝呂蘭橘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于口也蕢桴土鼓撫腹而吟足之蹈之呂娛其喜樂之質也加之管絃雜呂羽毛雖所未聽察之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觸意人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爪牙呂奮其威無爵賞呂稱其惠愛無呂奉惡不能去有言之曰苴竹管蒯所呂表哀溝池嶮岨所呂寬懼弦木剡金所呂解憤豐財殖貨所呂施與苟有肺腸誰不

忻然貌悅心釋哉尙何假于食膽蜚而嗜菖蒲菹也且晝坐夜寢
明作闇息天道之常人所服習在于幽室之中覩烝燭之光雖不
教告亦皎然喜于所見也不曰向有白日與比朱門旦則復曉不
揭此明而減其歡也況曰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
蒙也故曰爲難事曰未來而情曰本應即使六藝紛華名利雜詭
計而復學亦無損于有自然之好也

嵇中散集

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善求壽强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其至可防也禍起于
此爲防于彼則禍無自瘳矣世有安宅葬埋陰陽度數刑德之忌
是何所生乎不見性命不知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干幸是
曰善執生者見性命之所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實而防之信
夫多飲而走則爲澹支數行而風則爲癢毒久居于溼則要疾偏
枯好內不怠則昏喪文房若此之類災之所曰來壽之所曰去也

而掘基築宅費日苦身日求之疾生于形而治加于土木是疾無
瘳矣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諱謗而爲義然也蓋知回
匪所求福也故壽強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
于養生之正度求之于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嘗有不知蠶者出口
動手皆爲忌祟不得蠶絲滋甚爲忌祟滋多猶自己犯之也有教
之知蠶者其顛于桑火寒暑燥溼也于是百忌自息而利十倍何
者先不知所忌然故忌祟之情繁後知所忌然故求之之術正故
忌崇生于不知使知性猶如蠶則忌祟無所立矣多食不消含黃
丸而筮祝譴祟或從乞胡求福者凡人皆所笑之何者曰智能達
其無禍也故忌祟舉生于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設爲三公
之宅而令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夫壽夭之不可求甚于
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孤逆魁岡御覽一百八曰
速彭祖之夭必不幾矣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

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須臾遂爲所虜然則避禍趨福無過緣理避賊之理莫如速逃則斯善矣養生之道莫如先知則爲盡矣夫避賊宜速章章然故中人不難覩避禍之理冥冥然故明者不易見其于理動不可要求一也孔子有疾醫曰子居處適也飲食藥也有疾天也醫焉能事是曰知命不憂原始反終遂知死生之說夫時日譴崇古之盛王無之而季王之所好聽也制壽宮而得天短求百男而無立嗣必占不啟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高臺深宮曰隔寒暑靡色厚味曰毒其精亡之于實而求之于虛故性命不遂也或曰所問之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矣夫一棲之雞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居異哉故命有制也知命者則不滯于俗矣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彭祖七百殤子之夭是皆性命也若相宅質居自東徂西而得反此是滅性命之宜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立高丘

而觀居民則知曰東西非禍福矣若乃忘地道之爽塏而立制于帷牆則所見滋褊從達者觀之則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天地易簡而懼曰細苛是更所曰爲逆也是曰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世之工師占成居則驗使造新則無徵世人多其占舊因求其造新是見舟之行于水而欲推之于陸是不明數也夫舊斷之理猶卜筮也夫鑿龜數筮可曰知吉凶然不能爲吉凶何者吉凶可知而不可爲也夫先筮吉卦而後名之無福猶先築利宅而後居之無報也占舊居曰譴崇則可安新居曰求福則不可則猶卜筮之說耳俗有裁衣種穀皆擇日衣者傷寒種者失澤凡火流寒至則授衣時雨旣降則當下種賊方至則當疾走今舍實趣虛故三患隨至凡曰忌崇治家者求福而其極皆貧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諺古言無虛不可不察也

嵇中散集

釋嵇叔夜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經曰爲之宗廟曰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荅其抑未有如彼者是何也茲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曰成天下之亶亶也是曰墨翟著無鬼之篇董無心設難墨之說二賢之言俱不免于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三子者皆偏僻辭也子之言神將爲彼耶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則公神廢邪忌設則正忌喪宅墓占則家道苦背向繁則妖心興子之言神其爲此乎則唯吾之所疾爭也苟大獲其類不患微細是曰見餅冰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機而得日月之動是下細蠶種之說因忽而不察是噎溺未知所在亦莫辨有舟稼也夫命者所稟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修身曰俟命知命者不立于巖牆之下何者是天遂之寶也猶食非命而命必胥食故然矣若吾論曰居怠行逆不能令彭祖夭則足下舉信

順之難是也論之所說信順既修則宅葬無貴故辟之壽宮無益
殤子耳足下不云殤子呂宅延彭祖亦呂宅壽壽夭之說使之灼
然若信順之遂期急逆之天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
不言誰與能之夫多食傷性良藥已病相之所一也誣彼實此非
所呂相證也夫壽夭不可求之宅而得之和故論有不知之口足
下忘于意而責于文抑不本矣雖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
卒命何同短今論命者當辨有無無疑眾寡也苟一人有命千萬
皆一也若使此不得係命將係宅邪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長平
之卒居何同凶亦復吾之所疑也難曰事之在外而能爲害者不
呂數盡羆豹恃內而有虎窠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與懼所宜
忘故張毅修表亦有內熱之禍雖內外不同鈞其非和一曙失之
終身弗復是亦虎隨其後矣夫謹于邪者慢于正詳于宅者略于
和走呂爲先亦非齊于所稱也今足下廣之望之久矣元亨利貞

卜之吉繇隆準龍顏公侯之相者曰其數所遇而形自然不可爲也。使準顏可假則無相繇吉可爲則無卜矣。今設爲吉宅而幸福報譬之無曰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是曰子陽鏤掌巨君運魁咸無益于敗亡故吾曰無故而居者可占何惑象數之理也。設吉而後居者不可則何假爲之說也。然則非宅制人人實徵宅邪。其無宅也。但未思其本耳。獵夫從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遇虎所凶而虎也善卜可曰知之耳。是故知吉凶非爲吉凶也。故其稱曰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不曰遂爲來物矣。然亦卜之盡蓋理所曰成相命者也。至于卜世與年則無益于周錄矣。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類然此地苟惡則當所往皆凶不得曰西東有異背向不同宮姓無害商則爲災福德則吉至刑禍則凶來也。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古之營居宗廟爲先。殿庫次之居室爲後。緣人理曰從事曰此議之卽知無太歲刑德也。若修古無違亦宜吾論。

如無所不知誰從難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猶夫良農既懷善藝
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此言當哉誠三者能修則農
事畢矣若或盡呂耶用求之于虛則宋人所謂子助苗長敗農之
道也今呂豕宅喻此宜何比耶爲樹藝乎爲耘耔也若三者有比
則請事後說若其無徵則愈見其誣矣今卜相有徵如彼豕宅無
驗如此非所呂相半也案書周公有請命之事仲尼非子路之禱
今鈞聖而鈞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臣子之心盡斯心而已所謂
禮爲情貌者故于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圖
宅將爲禮也其爲實也爲禮則事異于古爲實則未聞顯理如是
未得吾所呂爲遺而足下失所願矣至于時日先王所呂誠不怠
而勸從事耳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時名雖同其用適反呂
三賢校君愈見其合未知所異也難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
眾此較通世之常滯也然智所不知不可呂妄求智所能知惡其

曰學哉故古之君子修身擇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而已矣今據足
下所言在所知邪則可辨也所不知邪則妄求也二者宜有一于
此矣夫小知不及大知故乃反于有無爲有者亦螻蛄矣子尤吾
之驗于所齊吾亦懼子遊非其域儻有忘歸之累也

嵇中散集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六十五終

大一百四十六
小六

全晉文卷六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伶

伶字伯倫沛國人仕魏爲建威參軍晉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已無用罷

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者

文選晉書皆無者字

曰天地爲一朝萬暮爲須臾日月爲局

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瓢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已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于是方奉罌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兀爾而醉慌爾

文選作豁爾

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

視不見太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之擾

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螟蠃之與螟蛉

世說文學篇注文選晉書

劉伶傳藝文類聚七十二

華廡

廡字長駿平原高唐人魏太尉歆孫光祿大夫表之長子魏末爲中書通事郎晉初累遷至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喪奪情固辭忤旨免官太康初大赦襲封觀陽伯累遷至中書監惠帝卽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尙書令進爵爲公復忤楊駿免尋遷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五謚曰元

作武帝遺詔

昔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詰鑒識明遠毗翼二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跡阿衡其曰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尙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

大四百六十三
小三十五

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
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
晉書楊駿傳武帝疾篤楊皇后奏帝曰父駿輔政便召中書華廙
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后對廙劭曰呈帝帝視而無言駿遂
當寄託
之重

華嶠

嶠字叔駿廙弟辟大將軍文帝府補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
晉受禪賜爵關內侯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遷
侍中惠帝時封宣昌亭侯改封樂鄉侯遷尚書轉祕書監加散
騎常侍元康三年卒贈少府諡曰簡有漢後書九十七卷集八

卷

賀武帝疾瘳表

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怵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曰
爲收功于所忽事乃無悔慮禍于垂成祚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

聖明遠思所忽之悔已成日新之福冲靜和氣嗇養精神頤身于清簡之宇畱心于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已忽羣下之言則豐

豐日延天下幸甚

晉書華嶠傳

散騎常侍謝表

非臣典筆申辭所能陳表

御覽二百二十四引華嶠集

祕書監謝表

伏見詔書已臣爲祕書監加位常伯昔劉向父子世典史籍馬融

通博三入東觀非臣膚淺所敢擬跡

通典二十六御覽二百三十三引華嶠集

奏皇后宜修蠶禮

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藉田千畝后夫人躬蠶桑宮今陛下已聖明至仁修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尙缺已爲宜依古式備斯盛典

晉書禮志上
太康六年

譜敘

大四百零四
小九十八

歆少自高行顯名爲下邳令漢室方亂乃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
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
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
旣已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
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
去眾乃大義之

魏志華歆傳注
世說德行篇注

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
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
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
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
執子弟之禮禮爲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
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
議謹誨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人微察常曰其整衣冠爲異江

南號之曰華獨坐

魏志華
歆傳注

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竝受爵位歆曰形色忤時徒爲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曰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會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同上

歆淡于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同上

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尙書事年少竝兼厲鋒氣要君名譽尙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卽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或有不便輒與尙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曰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

下退理司徒李膺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疏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羊遇疾終于家表有三子長子

虞字長駿

魏志華歆傳注御覽二百二十四

漢後書江革毛義論

孔子稱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曰養死無曰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養之主而養不可廢夫務器而忘本樂之過也崇養曰傷行養之累也故定曰道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定曰義養則仲由之粥無驕慢之性夫患啜菽粥之麤干祿曰求養是曰祿親也孜孜曰致孝孝成而祿厚者此能曰義養也孔子稱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兄弟之言言其孝皆合于道莫可復間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慶相齊人慕其孝而治

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若二子者推至誠曰爲行行信于心而感于人曰成名受祿可謂能孝養也

袁宏後漢紀十一

丁鴻論

論語稱夫子溫良恭儉讓曰得之行首乎故嘗請論之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曰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然則太伯出于不苟得未始有於讓也是曰太伯稱賢人後之人慕而徇之夫有徇則激詭生而取與妄矣故夫鄧彪劉愷讓其弟曰取義使弟非服而已享其名其于義不亦薄乎又況乎于有國之紀而使將來者妄舉措哉古之君子立言非將曰啟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曰訓乎哉原丁鴻之心其本主于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曰此殆知其徇尚異于數世也

袁宏後漢紀十三

郎顛論

漢之十葉王莽篡位間道術之士西門君惠李守等多稱讖云劉秀爲天子自光武爲布衣時數言此及後終爲天子故甚信其書鄭興曰忤意見疏桓譚曰遠斥憂死及明章二帝祖述此意故後世爭爲圖緯之學曰矯世取資是曰通儒賈逵馬融張衡朱穆崔寔荀爽之徒忿其若此奏皆曰爲虛妄不經宜悉收藏之惟斯事深奧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而託云天之厯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占候術數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旣應引之教義亦有著明此蓋道術之有益于後世爲後人所尙也

袁宏後漢紀十八

王允論

夫士曰正立曰謀濟曰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閒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于忠義也故推卓

不爲失正分權不爲不義伺間不爲狙詐是曰謀濟義成而歸于

正也魏志董卓傳注

華恆

恆字敬則廩第三子大興中爲太常位特進明帝初拜驃騎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加左光祿大夫開府

祠太廟執觴爵懷愍議

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宋書禮志三太興三年太常華

恆議

又上言廟制

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傳純竝曰爲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當曰客主爲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禩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拘七廟之禮又上言詔下詳議

大四百五十五
小三十六

兄弟相繼藏主室議

彼符宗廟宜時有定處恆案前議曰爲七代制之正也若兄弟彜及禮之變也則宜爲神主立室不宜曰室限神主今有七室而神主有十宜當別立臣曰爲聖朝已從漢制今聖上繼武帝廟之昭穆四代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傳純等竝曰爲惠懷愍三帝別立寢廟臣曰爲廟當曰容主爲限亦無常數據殷祭六廟而有二祖三宗不毀又漢之二祖寢廟各異明功德之君自當特立若拘七室則殷之末代當祭禩而已準之前議知曰七爲正不限之七室故雖有兄弟彜及至禘祫不越昭穆則豫章潁川宜全七代之禮案周官有先公先王之廟今宜爲京兆曰上別立三室于太廟西廂宣皇帝得正始祖之位惠懷二帝不替而昭穆不闕于禮爲安

通典四十八大興三年太常
華恆議又略見宋書禮志三

華軼

軼字彥夏嶠弟澹之子初爲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引
爲兗州雷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元帝承制不
從敎命討斬之

置儒林祭酒敎

今大義積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常曰慨然宜特立此
官曰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
優備其曰爲儒林祭酒

晉書華
軼傳

段灼

灼字休然敦煌人魏時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
封關內侯累遷議郎晉泰始中擢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

上表陳五事

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沈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
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

地恩厚于臣足矣臣聞忠臣之于其君猶孝子之于其親進則有
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感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于不忘
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
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
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于竹帛此臣之恨二
也逮事聖明之君而疋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于地下此臣
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竝凋喪孝敬無復施于家門此臣
之恨四也夏之日忽已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已爲不足
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慙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
臣之所已懷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
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
未見仙芝萐莆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凰未儀于太極之
庭此臣之所已不敢華言而爲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

成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曰爲不侔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爲劉氏又顧謂陸賈曰爲我箸秦所曰亡而吾所曰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敘前世成敗曰爲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寬明博納所曰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曰爲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曰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爲相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竝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眾受禪于靡陂而自曰德同唐虞曰爲漢獻卽是古之堯自謂卽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

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
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魏欲曰同
于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
皇化而于時羣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
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疆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
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
孫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
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昔魏
文矣故宜資三至曰疆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
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姦雄之所闕闕遁逃之所聚也而
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
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曰爲譬
如抱火厝于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

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懷懷亦竊願居安思危無曰高高
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冰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曰新政
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惠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康哉
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初踐阼發
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諤諤之臣曰明好直言之信恐
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亦曷由來哉臣無陸生
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于有犯無隱臣不惟疏
遠未信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
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者之難凡五
事曰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
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
忠愍臣狂直無使天下曰言者爲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
狐死之義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願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遣

息穎表言

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
下洎秦漢其明王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于忠蹇賢相
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諤諤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
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臣自輔舉賢臣自
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入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
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由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
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盜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
華之爲相夏癸放于鳴條商辛梟于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
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沈寔作靡靡
之樂長夜之飲于是登糟巨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逢忠而被
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曰歸惡者也太甲暴虐顛覆湯之典
刑于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旣已放

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
周室既衰諸侯竝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
所呂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
流出門豈非任豎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
豎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秦本伯翳之後
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于始
皇皆能畱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于西戎致五羖于宛市取丕
豹于晉卿迎蹇叔于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爲彊
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溘崩于
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立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
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于是趙高逆亂
閻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爲王孤危無輔四
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爲馬所呂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

傑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于鴻門都咸陽呂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爲書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爲漢所擒至死尙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爲川驅魚者獺也爲藪驅雀者鷗也爲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于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爲驅人也子孫承基二百餘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之節爲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無緣乘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絕也禹佞諂不忠挾懷

私計徒低仰于五侯之間苟取容嬖而已是呂朱雲抗節求尙方
斬馬劔欲呂斬禹呂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帝尚復不寤乃呂爲
居下訕上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急烹之雲攀殿
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呂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
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呂彰明直臣誠足呂爲後世之戒何益于
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呂爲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
于莽此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
行呂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
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內外羣臣莫
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
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
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僞施惠天
下十有八年恩足呂感百姓義足呂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並用

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冀哉莽卽位
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曰爲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
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電曰驚其耳
目夏地動曰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
竟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忿憤內外俱發
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于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
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旣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
立而不辨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于蜀漢如此數子固
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爲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
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
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
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
涯于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

宮牆弘化洽乎兆庶爲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恆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已欲永終天祿恐爲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恆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枝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爲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

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概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之所授齊聖美于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蠻荆者故宜疇咨博采廣開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

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徒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簞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沈者哉

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況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眾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曰明孝宗事五老所曰明敬孟子曰吾老曰及人之老吾幼曰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羣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曰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帷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曰惠使人曰義而可曰不信行之哉臣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

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卽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
疆如法調取至于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
往每興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獎勵要許
重報是已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竝已
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敘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
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

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
其衰也神器奪于重臣國祚移于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
漢者魏非劉氏也于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
竝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
繁弱于雲夢尙未爲亡其弓也其于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
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
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況有國

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胤常不肖耶則放勳欽明而有丹朱瞽叟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曰爲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曰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臥耳臣曰爲諸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竝同天下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夫巍巍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勳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爲嚴防使箸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此臣所曰私懷慷慨自忘

輕賤者也

晉書段灼傳

上疏追理鄧艾

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曰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

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
呂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于農吏之中顯之于
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呂明宣
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姜維有斷隴右之志官兵失利刺
史王經困于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一州危懼隴右懍懍幾非國家
之有也先帝呂爲深憂重慮思惟可呂安邊殺敵莫賢于艾故授
之呂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雷屯上却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
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修治備守欲積穀彊兵呂待
有事是歲凶旱少雨艾爲區種之法身被烏衣手執耒耜呂率先
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
之勞親執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能
呂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先帝知其可任遂委艾呂廟勝成
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

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
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又手屈膝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
艾固足呂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
世七十老公復反欲何所求哉艾呂禪初降遠郡未附誠恃養育
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
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忌艾威名知必不
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卽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
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
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呂
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卽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
大眾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
哉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懸馬市諸子并斬故見之者垂涕聞之
者歎息此賈誼所呂慷慨于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呂

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疑受誅之家不拘敘用聽艾立後
祭祀不絕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
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已爲艾身首分離捐
棄故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喪歸葬舊墓還其田宅已平
蜀之功紹封其孫使艾闔棺定諡死無所餘恨赦冤魂于黃泉收
信義于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爲
者寡而悅者眾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
下死矣

魏志鄧艾傳泰康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又見晉書段灼傳又羣書治要二十九引晉書

陳時宜

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圉圍而
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
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
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

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曰廣其義舜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攪亂眾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曰爲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曰協和黎庶故推恩足曰保四海不推恩不足曰保妻子是故唐堯曰親睦九族爲先周文曰刑于寡妻爲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臣曰爲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畱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曰上悉遣之國爲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曰輔佐之聽于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爲晉魯衛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疆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疆大自可豫爲制度使得推恩曰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

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疆故不敢動搖于今之宜諸侯疆大是爲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糅例受茅土侶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于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也在于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監在于夏后去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

晉書段灼傳

又陳時宜

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呂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已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呂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州郡雖下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

懸由于甘餌勇夫死于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
愛匕首振于秦庭吳刀耀于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
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呂爲此等宜蒙爵封

晉書段灼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六十六終

大一百四十三
小七